高考之外（二等奖）

高二（4）古雅诗

六月，高考季。极不情愿地刷完两道数学补充题后，我起身一仰，和手机一起跌进微凉的床席。凤凰花在夜影里浸出暗沉的红，把空气都搅得燥热。全世界和往年一样都在讨论着高考那些新鲜货不新鲜的事，似一场热火朝天的狂欢亦是旁观。我打开手机首页上那个极火的视频，打着《高考天问》的醒目标题，那演讲者慷慨激昂唾沫横飞，愤慨着“广东与北京学生考入清华北大的可能性只因地域相差64倍之多”。透过屏幕我都能看到底下每一个评论上冒出的不满的火，这些被放大的愤怒同样感染了我。“高考何用？除去那些极高执行力的学霸，我们还是拼不过官二代和富二代。”我打开游戏，准备开上一盘压压惊。

第二天起床，抬头瞥见高考倒数300天的红圈日历，顿时有些慌张，趁出门买早餐的空档便走上商业街晃荡准备收些新游戏盘。一拐角，一个中年男子鬼鬼祟祟冒了出来。“要辅导书吗？”我看了他足足半分钟，确认不是大冒险游戏或者愚人节整蛊后，讪笑一声就后退着跑开了。嗯，估计这人不太正常。

回到家本想写点作业，想到爸妈出去了不如先来两盘游戏，身体便老实地移上了电脑台。声音开到最大，敌我团队厮杀得不亦乐乎时，我的房门，突然开了。当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摁掉显示屏时，我妈已经走到了我身边。我深吸一口气，决定不反抗狡辩，大不了让那些难听的话左耳进右耳出。可当我低头作认错状时，那声音却兴奋愉悦地不似平常“我的好儿子！你爸还担心你不自觉偷偷写数学题让我回来监督呢，按照你这用心玩的程度，高考哪里难得到你。”我妈留下几张红色钞票和不知所措的我，满脸欣慰转身离开。

她的意思是......高考考游戏吗？

我去到曾经最熟悉的网吧一条街，可是现在，它们统统变成了书吧和小图书馆。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书吧老板大吵起来，旁边偷拿她身份证来看书的孩子低头默默站着，准备被丢回家去。我咽咽口水，兴奋且不敢置信，回家的路上，我却突然想起一件可怕的事。

打开游戏玩家排行，果然如此，我重重摔在椅子上。我的中国区的排位低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原先顶尖的玩家数量呈几何方式增长，我那以前引以为豪的经验和夜以继日苦练的如云高手们相比不过小大之辩。至少我还热爱啊，我天真地想。

几个月过去了，我融入了这个以打游戏选拔人才的世界。没有限制反而强制，我近视上千度仍要每周去补习班练习补刀攻击。爸妈狠然没收了我的语文百题英语报纸甚至不放过数学草稿纸，逼着我坐在电脑前刷排位。我和图书馆老板串通好进去通宵刷题却被我爸逮个正着关进只有游戏和高考倒计表的房间反思过错。当我藏着心心念念的古文躲在厕所里背《六国论》被教导主任抓住全校通报批评时，我如此怀念那些在阳光下大声朗读诗篇的早晨。这个世界依然有有钱的人民币玩家砸几千万的顶级装备秒杀我们苦练升级的凡人，依然有官二代和游戏系统串通随意修改等级排名如图数字游戏，而排行榜上的高手们依然有极强的意志与执行力把游戏玩到极致。

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渴望学习。

快要入冬了，草草刷完一盘游戏的我如同入水的鱼钻进暖和的被窝。抽出藏在枕套和枕芯夹层中的英语报纸，感觉全世界都明亮生动了起来。我又变成了一条鱼，畅游在知识的海洋。窗外一丛丛桂花似乎确实有点香，虽然我知道桂花香并不是因为它香。

这天一大早我便全无睡意，心心念念着仿佛有什么大事发生。昨晚夜色如水，许久不曾睡得如此甘甜。今天是否会有什么幸运的事清发生呢？我看着高考倒数表上的红圈，总觉得颜色似乎变得有些温和。大概高考之外的，从不比高考简单。冬日的街道人有些稀少，买早餐的我看见拐角处一个熟悉的身影闪过。

“同学，要游戏盘吗？”

“不用，谢谢。”